

试析北魏门阀制度的“先天不足”

沈家平

(安徽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北魏的门阀制度,自孝文帝推行之日起,就与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其独特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显示出这一制度发展的先天不足。文中从四个方面概述了北魏门阀制度的缺陷,并试图从这些特点中窥见这一制度很快衰落的原因。

关键词:北魏;门阀制度;先天不足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74(2009)09—0086—03

收稿日期:2009—05—26

作者简介:沈家平(1981—),安徽安庆人,安徽师范大学2008级中国古代史研究生。

鲜卑贵族入主中原后,为稳固其统治,很快与汉族士族联手,而且迅速汉化。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下令定姓族,这是孝文帝为在鲜卑贵族中建立士族门阀制度及承认汉族门阀制度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孝文帝的门阀制度,不完全与两晋、南北朝的相同。^[1]^[45]这一制度在北朝后期衰落的很快,这与其自身条件的先天不足是密切相关的。总结起来说,其不足之处主要有四:

一、推行之初便已埋下隐患

北魏门阀制度,是魏孝文帝借鉴东晋和南朝前期长期采用的门阀制度,在北方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前期不很完备的门阀制度基础上,用诏令形式在全国范围推行的。这一制度除了具有巩固北魏统治的作用外,还蕴藏着严重的弊端。所以刚刚推行,就遭到了大臣李冲、李彪、韩显宗等的劝谏和反对,其用语之精炼、准确,论据说服力之强,可以说在东晋南朝从未见过。正因如此,魏孝文帝在坚持推行门阀制度的同时,也不得不松口说:“(寒人)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2]^[卷一百四十]不管孝文帝的主观意图如何,在门阀制度刚刚推行,阻力还不小之时,便开了一个可以“不拘此制”的口子,而且还是出自孝文帝之口,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来这一制度坚持不好和比较早地走向衰落的种子。孝文帝死后,宣武帝即位,大量重用寒人,甚至以“出自夷土,时望轻之”^[3]^[卷八十三下]的高肇为宰相、三公,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孝文帝的“金口玉言”,恐怕也是他的重要依据。宣武帝、孝明帝以后,政治混乱,战争频仍,寒人兴起更多,这个口子自然越开越大。

二、缺乏稳定有力的士族基础

北魏门阀制度适用的对象,不但有汉族,而且有鲜卑族。其中汉族高门从未拥有像东晋高门那种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权力;也不象南朝高门,虽已丧失了左右皇权的优越地位,但毕竟仍是皇权政治除皇族以外的另一主要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在北魏,皇权政治的主要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是包括皇族在内的全体鲜卑贵族。由于他们进入封建社会时间不久,没有门阀传统,门第观念不强,虽经孝文帝大力倡导,但他们真正重视的仍是当朝的官位和权势,而不是“冢中枯骨”。《魏书·恩幸茹皓传》:本县吏,得宣武帝宠幸,权势显赫,“为弟聘安丰王延明妹,延明耻非旧流,不许”。太傅、北海王详“劝强之云:欲觅官职,如何不与茹皓婚姻也”“延明乃从焉”。^[3]^[卷九十三]《魏书·侯刚传》,“本出寒微”,以善烹饪,孝明帝时位居侍中,“进爵为公”。“刚宠任既隆,江阳王继、尚书长孙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颇窃侮之……然公坐对集,敬遇不亏”。^[3]^[卷九十三]皇族和第一流鲜卑贵族尚且如此,社会风气可想而知。

北魏后期,许多出身低微的“势族”,与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姓族并存。他们实际上起着瓦解门阀制的作用。因为这些“势族”,不论胡汉,多半靠吏干、武功起家,儒学传统和文化素质一般很差;特别是魏孝明帝以后又处在不断动乱之中,“势族”更迭频繁,很难发展成新的稳定的士族。相反,他们的存在却排挤、压制了旧有的高门,尤其是汉族高门的仕进。南朝高门“平流进取,坐至公卿”,^[4]^[卷二十三]在北朝很少见到,原因就在于此。这既是门阀制度没有得到南朝那样高度发展之证明,也是门阀制度建立后迅速走向

衰落的征兆。

三、较重视军功、吏干

北魏鲜卑贵族在重视官位、权势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军功、吏干。而东晋南朝士族重文轻武,重学识轻吏事之风,在北魏一直缺乏社会基础,无法广泛流行。如官员明亮出身平原郡一般士族,由员外常侍(五品上)越过从四品,升勇武将军(四品上),明亮不愿,曰:“常侍是‘第三清’,而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魏宣武帝答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不许。明亮又说,南方未平,君主应不惜官爵,鼓励效死。宣武帝笑曰:“卿欲为朕平南方,‘非勇武莫可’,今辞‘勇武’,是‘自相矛盾’。终于没有改授。”^{[3]卷八十八}此事一方面说明,自孝文帝重定士族后,重文轻武,计较官位的清浊之风,已在一部分汉人士族中传播,明亮就是一例;另一方面通过宣武帝的回答,又可清楚看到,在鲜卑习气的支配下,加上平定南方之需要,君主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仍非常重视军功。

正是由于君主、鲜卑贵族全都重视军功,社会风气也就不能不相应受到极大影响。如《魏书·李琰之传》:出身陇西李氏,从父李冲乃孝文帝时宰相。琰之“经史百家无所不览”,“虽以儒素自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白云犹有关西风气”。^{[3]卷八十二}《北史·卢同附卢勇传》:出身范阳卢氏,叔父卢同曰:“白头(卢勇从兄景裕)必以交通,季礼(卢勇字)当以武达。兴吾门者,二子也。”^{[5]卷三十}由此可见,不但社会尚武,甚至第一流汉族高门也不轻视“武达”,不讳“将种”,这与南朝有很大的不同。

除军功外,吏干在北朝也一直受重视。魏孝文帝改革时所重用或重视的汉族人,多属这一类型。如王肃、宋弁、郭祚、李彪、崔光、邢峦、崔休、甄琛等均是。其中如李彪,“家寒微”,只因“学博坟籍,……兼优吏职”,便被孝文帝不断提拔,升任清官散骑常侍(从三品),兼度支尚书(三品),以至“等望清华”。^{[3]卷六十二}

重吏干、重军功有利于寒人仕进、升迁,从而淡化了士庶界限。就拿州郡中正一职来说,它是必须以士族,特别是高门充任的。孝文帝时曾“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于乡国,才德充于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核人物”,^{[6]卷十六}可是从宣武帝起,制度便已破坏,到孝明帝时,中正已是“所置多非其人”。^{[6]卷十六}无疑是指许多寒人混进去了。这和前述北魏社会重官位、权势,重军功、吏干,孝文帝一度强调门阀、儒术、文学,宣武帝以后逐渐又基本恢复旧状,

也是一致的。针对这种现象,清河王怿于孝明帝时上表请重中正之选,可是积习已久,虽然“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6]卷十六}州郡中正尚且士庶不分,其他官吏就更可知了。

四、取仕范围较宽

与南朝相比,北魏用人、取仕范围明显要宽。究其原因有二:1.鲜卑贵族尚武,而骑射之类的高低,最好的办法便是通过比赛、考试决定。对此,鲜卑贵族十分习惯,将它推行于用人、取仕上,是很自然的。2.北朝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军功、吏干,应该得官者多,而且数目不断增多,可是官位却有限。于是,在上述鲜卑贵族习惯比赛、考试风气的影响下,加上汉魏以来察举本行考试之法的作用,这一制度逐渐向多样化演变,便成为不可避免之趋势。

首先是学校和察举中的射策、对策制继续推行,由于种种原因,已由士族垄断逐渐转为容纳寒人。通过此途,寒人仕进的越来越多。

其次,有时有的官职可由白衣不经学校或察举,直接通过考试取得。如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肇等二十四人为高第。……遂补御史”。^{[3]卷八十五}温子升时为广阳王渊家“贱客”,本“在马坊教诸奴子书”,自无官职,即为白衣。这种由白衣直接射策取得某种官职之制,无疑是北朝后期铨选上一个重要发展,对寒人仕进极为有利。温子升通过此制一跃当上御史,进入清流官行列,便是明证。

再次,某些美官、要官可由已有官职的人考试取得。如“(宇文)忠之好荣利,自为中书郎六、七年矣,遇尚书省选右丞,预选者皆射策,忠之入试焉。既获丞职,大为忻满,志气嚣然”。^{[3]卷八十一}这一制度同样对寒人有利。因为它虽不能使无官职的寒人仕进,却可使已经仕进的寒人,由于种种原因宦途受阻时,借此取得较好官职。

以上种种途径,拓宽了寒人仕进的门路,也大大动摇了士族门阀制度的基础。

五、结语

综上所述,孝文帝在实行门阀制度之初,就带有确立鲜卑贵族的特殊社会地位,缓和胡汉上层的矛盾,稳固其统治的目的。故北魏的汉族高门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像南朝那样与皇权平起平坐,而只能依附于皇权之下。其实门阀制度本身并不是一种先进的制度,它的种种弊端是非常清楚的,加之北魏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风气都明显缺乏,所以作为一种制度,其结果也可想而知。故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衰落,也比南朝后期来得厉害。^{[7]第五卷下}

参考文献:

- [1] 杜绍顺. 北魏门阀制度辨析[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5(4).
[2]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 1956.
[3] 魏 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 [4]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2.
[5]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6] 杜 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7] 白寿彝, 等. 中国通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林凡)

On "Congenital Deficiencies" of the System of Hereditary Aristocracy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SHEN Jia-ping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 of hereditary aristocracy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system of hereditary aristocracy of the Wei and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ince the date of implementation by Emperor Xiaowen, which ha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ose characteristics show this system's congenital deficiencie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system's defects from four aspects, and tries to find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from the features.

Key words: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system of hereditary aristocracy; congenital deficiency

(上接第 85 页)‘今之经典,子皆谓非,《说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则许慎胜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应之曰‘今之经典,皆孔子手迹邪?’客曰;‘今之《说文》,皆许慎手迹乎?’答曰:‘许慎捡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4]152} 此处,把许慎和孔子相提并论,这足以说明许慎的《说文解字》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和声誉。在中国经学史上,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易传》,因保存大量上古典籍而功德盖世;许慎著《说文解字》辟邪

说,正经义,为人们研习经籍提供了宝贵工具书而名垂经史。虽然,孔、许两人被称颂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保留经籍,而后者则提供研习经籍的工具。但是,对于经学的发展来说,这两个方面却是唇齿相依的,缺一不可的。这两个方面的关系犹如舟和桨的关系。舟作为一个载体固然重要,但舟要是缺少桨的配合,势必会影响到它的前进速度和方向。这个看似简单的比喻却恰好生动地说明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做的贡献,从这一点上来看,将《说文解字》归为“经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不失为过的。

参考文献:

- [1] 姚孝遂. 许慎与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2] 阮 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3]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4] 颜之推. 颜氏家训[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5] 魏 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6] 本 社. 唐宋史料笔记——封氏闻见记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7]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8] 李林甫, 等. 唐六典[M]. 北京:中华书局, 1992.
[9] 张 参. 五经文字[G]// 张元济.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10] 顾炎武. 日知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1] 丁福保. 说文解字诂林[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12] 徐 锴. 说文解字系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13] 李从周. 字通[G]// 张元济.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14] 司马光, 等. 类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15] 李文仲. 字鉴[G]// 张元济.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16] 梅膺祚. 字汇[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1.
[17] 顾炎武. 音学五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18] 顾霭吉. 隶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9] 江 藩. 国朝汉学师承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20] 戴 震. 戴东元先生年谱[G]// 戴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1] 朱维铮. 中国经学史十讲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22] 黄 侃.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23] 钱大昕. 跋说文解字[G]// 陈文和. 嘉定钱大昕全集.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徐星华)